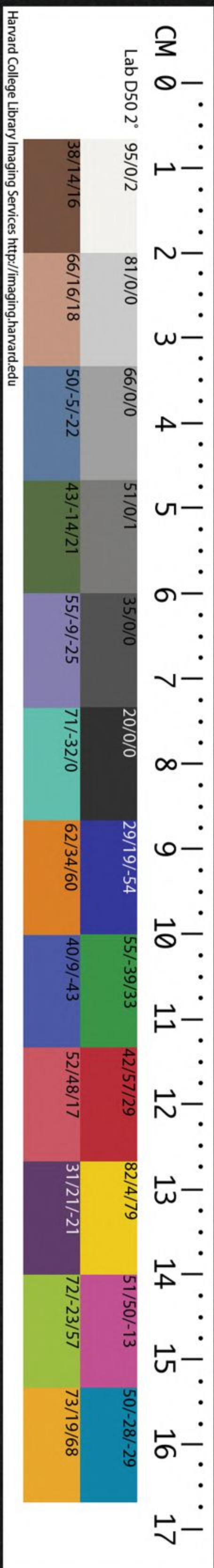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0 1941

T2720/4400 (2)





憲章錄卷第四

洪武五年壬子  
至八年乙卯

五年春正月己酉朔 詔今後犯罪當戍西廣者俱發臨濠屯

田 遣翰林待制王禕蘇成齋詔往雲南諭梁王禕見梁王把

都曰聖上聰明神聖天命人心所歸惟爾有衆僻在西南未洽

聲教故遣使來諭今能急奉版圖歸職方則按堵如故而高官

厚祿不汝吝也否則魚游釜底終取夷滅梁王留禕不遣 遣

楊載詔諭琉球 徙歸德侯陳理歸義侯明昇於高麗 上御

武樓與諸將臣籌邊徐達曰今天下大定惟王保保遁居和林

出沒邊境臣願率將士勦絕之上曰姑置之諸將曰王保保若

在終必 為寇上曰卿等欲征之須兵幾何達曰得兵十萬足

矣上曰兵須十五萬分三道以進於是命達出中路李文忠出

東路馮勝出西路 上以古州田州澧州等處洞蠻常梗化作

亂命鄧愈周德興吳良討之愈率楊璟黃彬出澧州德興率趙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庸左君弼出南寧良率李伯昇出靖州三道並進 是月危素卒素字太朴撫之金谿人元時侍講經筵累官行中書右丞及徐達收燕京令故臣咸投告身素與編脩黃礎誓死節礎竟死而素爲報國寺僧沮之達乃以素歸授侍講學士兼弘文館學士時備顧問後謫居和州含山至是疾卒按素之在元秉文衡握樞要不但以文藝名且崇尚考亭龜山豫章延平九峯西山之學請諸儒從祀孔廟其規爲氣志不凡矣一失節焉醜顏於元亡之不賀泚頽于東閣之履聲竟死含山其心溝瀆仰視黃礎何霄壤也哉 二月 召宋濂爲禮部主事 上諭羣臣曰凡居官者任雖不同皆當盡職昔范仲淹居官計日所爲必與食稱或有不及次日補之君子盡心於國如此朝廷豈有廢事天下安得不治元之將亡內外諸臣惟日餽肥其不脩職事生民疾苦漠若不聞紀綱廢而人心日離遂致土崩明鑒不遠朕其之國庶未明視朝常恐廢怠民失所依卿等當體朕懷以脩

厥職則無負國家未有譽於青史豈不美乎 戶部言四川產

巴茶凡四百七十七處茶戶二百一十五宜依定制每茶十株官取其一歲計得茶萬九千二百八十斤令有司貯候西番易

馬從之 三月 上開文華殿禁中妙選英才詔翰林諸臣分

教之車駕臨幸閱其所業文親定優劣 命禮部重定官僚士

民相見禮 甲子元泰和州學正劉于卒于字允恭吉安永豐

人至正間舉于鄉試南宮不利授泰和學正曰中原亂將作吾

死不見幸矣謝官遁巖穴會 上卽位屢召至輒以疾辭上重

之賜衣冠放還山初余闕甚竒其人曾魯謂其嗜義如飢渴及

是卒宋濂銘其墓 都督藍玉兵至上刺河遇王保保擊敗之

保保遁去 高麗國王王顥遣使奉表賀平夏貢方物且請遣

子弟入太學 夏四月 詔天下舉行鄉飲酒禮 鄧愈兵至

澧州遣楊璟等討散毛柿溪赤溪安福等三十九洞平之 五

月 徐達兵至嶺北與虜戰敗績 戊午夏至祭地于方丘



上以久旱為慮宮中自后妃而下皆蔬食是夜大雨六月定  
宦官禁令 命禮部議宮官女職之制 馮勝傅友德率師至  
甘肅故元將上都驢降 李文忠追虜至上刺河虜將哈刺章  
悉騎渡河文忠督兵搏戰官寧侯曹良臣指揮周顛常榮張耀  
俱戰歿文忠馬中流矢指揮李榮以所乘馬授文忠自奪虜騎  
乘之文忠麾衆更進士卒皆殊死戰虜遂敗走獲人馬以萬計  
曹良臣等死事聞 上命恤其家遣官祭葬各樹碑於墓道表  
之 句容縣民獻嘉瓜二禮書陶凱奏曰句容為 陛下祖鄉  
雙瓜連蒂之瑞獨見於此以彰及物之德上曰否德不敢當縱  
使有德天必不以一物為禎若盡天地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  
禎也賜民千錢遣之 作鐵榜申戒公侯 命工部造紅牌鐫  
戒諭懸於宮中 秋七月 湯和等兵至斷頭山遇虜兵與戰  
不利指揮章存道死之 八月河南民獻白兔命放之野 九  
月 周德興等討婁鳳安田井州諸洞戀悉平之遂克泗成州

壬戌聖誕前一日中書右丞相汪廣洋請行賀禮 上曰朕  
已令罷此禮卿等其禮朕懷時高麗國遣陪臣進表稱賀并皇  
太子千秋節 上詔中書悉諭免之 冬十月 上以營中都  
恐力役妨農詔自今雜犯罪罪可矜者免死發臨濠輪作 征  
西將軍馮勝自甘肅班師至京 上念驛傳繁雜諭中書省必  
以丁糧富庶者充役非軍國重差不許給驛 詔免應天太平  
鎮江寧國廣德秋糧 十一月 征南將軍鄧愈楊璟等班師  
還京 靖海侯吳禎還京師先是禎督餉定遼盡收遼東未附  
之地至是還 上曰海內悉歸版圖固可喜亦可懼禎曰陛下  
威德加於四海復何憂上曰君天下者在德不在地今之天下  
即元之天下地非不廣而元主荒淫國祚隨滅可不懼乎禎對  
曰聖慮深遠臣愚不及此 命賞征甘肅京衛軍士一萬四百  
三十五人白金四萬四千兩時公侯都督指揮千百戶以匿所  
獲馬騾牛羊者不賞 上因諭之曰為將者不私其身况於物



乎昔漢祭遵爲將憂國奉公宋曹彬平南唐所載惟圖書汝等能法古人則令名無窮今之不賞汝等當自省之諸將皆叩頭謝罪而退 詔徐達李文忠等還京 十二月 特勅中書令有司今後考課必書農桑學校之績官民有不奉天時負地利及師生情於教學者皆論如律禮部尚書陶凱言漢唐宋皆有會要紀載時政以資稽考今起居注紀言紀事及奏事簿籍紀載時政可以法當時訓後世者宜依會要編類成書使議事者有所稽考從之 按漢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唐韓愈順宗實錄宋李燾長編當時卽徧布天下非但會要而已惟元之十三朝實錄秘之不宣我 明御極方發其所藏以脩元史彼其以夷亂華固無足述而聖朝至公小善不沒向使其爲明君良臣而繼後者稍存刻忌寧不爲其誣捏也哉此弘治間大學士丘濬慮及於此必請依洪武事例欲勒成一書以頒行天下也 後以宋濂爲太子贊善 遣使與元幼主書曰朕觀前代獲七

國子孫必獻俘廟社誇示中國其有陽示優待者不久非鳩卽殺君家待宋幼主至削髮爲僧終不免於一死朕則不然君之子至京今已三年優待有加君宜遣使取歸朕本布衣生長君朝混於民間豈有志於今日自辛卯盜起汝穎斬苗閭君家天運已去人心已離四海土崩民罹荼毒朕始議興師保身救民一時僭稱名號者盡爲俘虜君之父子亦不守宗社比遁沙漠此天運非人力也故特致書以達朕意君宜察焉 又與元臣劉仲德朱彥德二生書曰朕觀二生乃間氣所鍾古今如二生者絕少何也至正之君蒙塵而崩幼主孤弱大臣無不叛去獨二生竭力守護誠可嘉尚今特遣使者諭爾君令取其子買的里八刺歸二生宜察之母教人絕父子之倫爾君之宗祀不絕二生之家族亦可長保如其不然中國六軍出討旌旗數百里綿亘於陰山二生若忠於君身膏草野名垂千載亦奇男子事也或不能徇國偷生苟免將何面目與朕相見惟熟慮之



癸卯六年春正月癸卯朔守令來朝 上賜賜酒饌明日陞辭復  
 諭之曰慈祥愷弟身之德也刻薄殘酷德之賊也君子成其德  
 故惠及於人小人養其賊故殃流於衆朕舉庶興孝崇德勸善  
 惟欲移風易俗若偽為慈祥必無仁愛之實偽為愷弟必無樂  
 易之誠爾等宜勉脩厥德廣施惠政以副朕懷廖永忠上言曰  
 陛下定四海君萬國臻於太平而北虜遺孽亦遠道萬里之外  
 獨東南倭夷鼠伏海島時因風便以肆侵掠來如奔狼去若驚  
 鳥似不易捕臣請令沿海軍衛添造多櫓快船命將領之沿海  
 巡徼若倭夷一來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為寇不可得也  
 上善其言從之 壬子祭告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鍾山  
 等神命徐達李文忠往山西北平練兵防邊既而召還命陸仲  
 亨何文輝代領其衆 上擇舉人年少俊異者擢為翰林編脩  
 令入禁中文華堂肄業詔宋濂為之師上政暇輒幸堂中評文  
 選劣者食太子親王迭為之主寵遇甚厚 詔孔克表劉基林

溫取諸經要言以恒言釋之使人皆得通其說而知聖賢之旨  
 意又慮一二儒臣未達注釋之格乃手釋二章以賜克表等受  
 詔釋四書五經以上賜名曰羣經類要 中書右丞相汪廣洋  
 巽柔怠政黜為廣東行省參政上謂儒臣詹同曰朕思聲色乃  
 伐性之斧斤其為害甚於鳩毒前代人君以此取亡者不少蓋  
 為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聲何求不得  
 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為迷惑者幾人况創業  
 垂統之君為子孫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同對曰陛下此言乃  
 端本澄源之道誠萬世子孫之法也 江西行省商民沮壞鹽  
 法刑官擬以亂法罪當死 上曰愚民無知犯法猶赤子無知  
 入井豈宜遽以死罪論之法司執奏不已上曰有罪而殺國之  
 常典然有可以殺可以無殺彼愚民沮壞鹽法原其情不過為  
 貪利耳初無他心乃悉免死輸作臨濠 二月 改羣牧監為  
 太僕寺 甲午罷科舉諭中書省臣曰朕設科舉以求賢務得



經明行脩文質相稱之士以資任用今有司所取多後生少年  
觀其文詞亦若可用及試用之不能措諸行事朕以實心求賢  
而天下以虛文應朕非朕責實求賢之意也今各處科舉宜暫  
停罷別令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文藝次之庶幾天下  
學者知所嚮方士習歸於務本 三月昭鑒錄成先是命陶凱  
等采摛漢唐以來藩王善惡可為勸戒者為書會凱出叅行省  
編輯未成於是召秦府右傳文原吉翰林脩撰王俱等續脩之  
至是書成宋濂為序以進賜名曰昭鑒錄以頒賜諸王 陞蘇  
州知府魏觀為四川行省叅政 上以蘇州大郡難其代命觀  
復知蘇州觀深懲陳寧苛酷一以寬厚為政明教化正風俗郡  
中翕然 會計在京官吏俸級及各衛軍士月糧月支米二十  
五萬五千六百六十石有奇 夏四月 太僕寺丞梁楚僊帖  
木兒言黃河迤北寧夏所轄境內及四川西南至船城東北至  
松灘相去八百里土田膏沃舟楫通行宜命重將鎮之俾招集

流七務農屯田什一取稅兼行中鹽之法可使軍民足食從之  
勅中書省議贈元御史大夫福壽死節官封初 上定金陵  
以福壽能秉節死義既為之立廟至是復議贈其官禮部上言  
元已贈福壽浙江浙左丞相上柱國追封衛國 公謚忠肅宜  
仍其舊上是之於是令每歲春秋二仲遣官於廟致祭 命天  
下州郡繪山川險易圖以進 命禮部訪求賢才於天下 上  
曰古之聖王恒汲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傳說文王之於呂尚  
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而皇皇於版築鼓刀之徒寔以天下之  
大非人君之所能獨理而賢才不備不足以為治也今山林之  
士豈無德行文藝之有足稱者宜令有司以禮起送至京朕將  
任用之以圖至治 淮安侯華雲龍鎮守北平遣使言塞上諸  
關東自永平薊州密雲西至五灰嶺外隘口通一百二十一處  
相去約二千二百里其王平口至官坐嶺口關隘有九約去五  
百餘里俱繁擾衝要之地並宜設兵守之若紫荊關及蘆花山



嶺尤為要路宜設千戶所守禦從之 五月 祖訓錄成其目  
十有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慎國政曰禮儀  
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 上既  
為序仍命宋濂序之 以河南府學訓導開濟為國子助教  
詔定公侯以下家廟禮儀 六月 徐達遣指揮李玉入奏分  
遣李文忠等統兵分駐山西北平并處相機招討殘胡詔可之  
秋七月 以胡惟庸為中書右丞相陳寧為右御史大夫  
以儒士桂彥良為太子正字 以宋濂為翰林侍讀學士仍兼  
贊善濂奉詔搜萃歷代姦臣之蹟編為辨姦錄及進太子諸王  
各分賜之 八月 翰林承旨詹同侍講學士樂韶鳳等上所  
制釋奠先師孔子樂章禮部尚書牛諒復以所定禮儀進皆從  
之 御史答祿與權請祀伏羲神農黃帝 上曰五帝三皇及  
漢唐宋創業之君宜於京師立廟致祭其餘守成賢君令有司  
祭於陵廟皆毋歲春秋祭之 丁丑遣御史大夫陳寧釋奠先

聖人時胡惟庸劉基馮冕等不陪祭而受胙 上聞之曰基  
等學聖人之道而不陪祀使弗學者何以勸既不預祭不當享  
胙命停基冕俸各一月寧坐不舉亦停俸半月自是不預祭者  
不頒胙 更定親屬相容隱律惟謀反惡逆不用 建歷代帝  
王廟于京師禮部奏定其制宜畧如宗廟同堂異室為正殿五  
間以為五室中一室居三皇東一室居五帝西一室居夏禹商  
湯周文王又東一室居周武王漢武帝唐太宗又西一室居漢  
高祖唐高祖宋太祖元世祖從之 上以徐達等久出師遣使  
齋勅諭之曰卿等與朕平定天下勲業已成而瑣瑣殘胡不能  
盡討致連年出師勞民擾衆猷任其咎昔田單攻狄久之不下  
問計於魯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即墨時飲食起居與士卒同其  
苦身先士卒所以致勝今將軍東有夏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  
黃金橫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  
卿等皆起布衣一旦至此遂忘昔日之艱難豈不犯仲連之誚



乎卿寺宜益懋其功以副朕懷 九月 詹同寺請編日曆  
上命宋濂樂韶鳳為纂脩官凡興王出治之典命將行師之績  
采章文物之懿律曆刑法之詳咸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  
年必商確而謹書之 詔禁四六文辭先是上命翰林儒臣擇  
唐宋名儒表箋可為法者翰林諸臣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  
及韓愈賀雨表進上命中書省臣錄二表頒為天下式 鑄太  
和鍾成建樓於圜丘齋宮之東北懸之每郊祀候駕起則鍾聲  
作登壇則止禮畢升駕又擊之 冬十月命考究前代糾劾內  
官之法禮部議置內正司設司正司副各一人專糾察內官失  
儀及不法者 十一月 壬子吏部尚書詹同御史中丞劉基  
侍 上燕于乾清宮之便閣同醉而還史館時舉人黃泉在館  
校對日曆同賦一詩贈之少選奉御傳宣召同寺赴右順門會  
上適乘步輦而至同餘醒猶未解上謂同曰卿醉未醒邪同  
對曰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上曰詩何在對曰在史館中

上顧謂宋濂宜急取之濂取以進上笑謂濂曰朕即和同詩卿  
當為朕書之濂書訖乃以賜泉 潞州遣官貢人參 上諭之  
曰朕聞人參艱得豈不勞氓後不必進如用當遣人自 取因  
謂省臣曰往年金華貢香米朕止之遂以種於苑中每耘耔刈  
獲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及所計入亦足供用太原歲進葡萄酒  
自今亦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為務豈宜以口腹累人哉嘗聞  
宋太祖家法子孫不得於遠方取珍味甚得貽謀之道也 閏  
十一月 詔刑部尚書劉惟謙詳定大明律每成一篇輒繕寫  
以進 上親加裁定篇目一律之於唐合六百有六條分為三  
十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重輕之宜及成宋濂為表  
以進命頒行天下 十二月 併僧道寺觀擇有戒行者領其  
事若請給度牒必考試精通經典者方許之禁女子不得為尼  
姑女冠

甲申七年春正月丁卯朔 上以河南山東北平建置兵衛偃武



連年士卒憊怠兵餉日取諸民謂都督僉事王簡等曰兵鎮北  
邊最重今皆坐食民租將不知教兵不知習猝欲用之豈能濟  
事况農夫百養戰士一若徒疲民力以供閒卒非長策也古人  
有以兵屯田者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兵得所養而民力不勞此  
長治久安之道然必委任得人庶不廢事今命王簡往彰德王  
誠往濟寧李伯昇往真定統理軍政凡鎮守屯田訓練之務爾  
各專之定親王國中所居前殿曰承運中曰圓殿後曰存心四  
城門南曰端禮北曰廣智東曰體仁西曰遵義 上曰使諸王  
能都名思義斯足以藩屏帝室求膺多福矣 二月丁酉朔日  
食 詔免平陽太原汾州等縣田租 命有司脩治闕里先師  
孔子廟廊廡祭器樂器法服其田產荒蕪者悉蠲其稅仍設孔  
顏孟三氏子孫教授訓其族人三月 以兵部尚書劉仁刑部  
主事鄭九成為廣東行省叅政陞辭上諭之曰嶺海在京師數  
千里外方面之寄必得重臣以授之庶可以輯寧其人茲特命

卿等往凡政事之施宜息威兼濟一以恩而無威則寬而無制  
一以威而不仁則嚴而無恩惟恩不流於姑息威不傷於刻暴  
則政事自舉由是郡縣轉相視倣而民生自遂雖嶺海之遙朝  
廷無可憂矣仁等頓首受命 蘭州八里麻民郭買的叛誘番  
兵入寇詔立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兄着沙與其弟火石反  
往招之郭買的不從着沙火石反夜斬其首以歸衛以其事聞  
請賞之 上曰買的不從着沙火石反夜斬其首以歸衛以其事聞  
已手自刃之有乖天倫若賞之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其所獲  
牛馬給之 壬辰方國珍死 夏四月 命置鐵冶凡一十三  
所每所置大使副使各一員 徐達以獲故元官屬軍民五千  
九百八十八人入奏 上命官屬送京師軍民居之塞內 五  
月 纂脩大明日曆成自 上起兵臨濠踐天位以至六年癸  
丑冬十二月凡征伐次第禮樂沿革刑政施設羣臣功過四夷  
朝貢之類莫不具載合一百卷詹同宋濂率諸儒上進命藏之



金匱其副藏於秘書監瀛等又言于 上曰日曆藏之天府人  
欲見之有不可得臣請如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聖政爲  
書以傳於天下後世上從之於是分爲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  
夷釐爲五卷總四萬五千五百餘言名曰皇明寶訓自是以后  
凡有聖政史官目紀錄之隨類增入 宋瀛序曰史書甚重古  
稱直筆不濫美不隱惡務合乎天理人心之公無其事而曲書  
之者固非也有其事而失書者尤非也况英明之主不世出而  
記注之官遷易不常無以究夫聖德之高深臣詹同暨瀛幸獲  
日侍燕閒十有餘年知之深故察之精察之精則其書也頗謂  
得其實而無愧茲因日曆成書謹揭其大要於首簡使他日脩  
實錄者有所採掇庶幾傳信於千萬世也 禮部尚書牛諒上  
進繕禮奏云古禮凡大祀齋之日宰犢牛爲膳以助精神 上  
曰太牢非常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犢所費太侈徒增傷物之心  
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是古人所定非過侈也上曰周官之

法不行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其可哉 按季本讀禮  
疑圖序畧曰周禮語言繁蕪事體瑣屑類皆功利之術大失寬  
仁之體浸淫其說將壞人心孟子生於周末而周室班爵祿之  
制已去其籍迨漢武帝時其書始出諸儒競排之不曰瀆亂不  
經之書則曰六國陰謀之書惟劉歆鄭玄以爲周公致太平之  
跡至朱子獨深信之或又謂周公晚年作此或未及改以爲未  
定之書夫盡信則不如無書孟子於書且然矣况周禮乎 要  
之不當盡信也我 聖祖以理斷之其真卓越千古矣 賜翰  
林承旨詹同致仕同徽之新安人元舉茂才爲柳州學正遇亂  
家黃州陳友諒以爲翰林學士承旨及王師下武昌同見 上  
授國子博士歷遷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至是命致仕 六月  
復以詹同爲翰林學士罷兼吏部尚書 立皇陵祠祭署以  
汪文為署令劉英為署丞專典祀事二人 上故里人也故命  
以是官俾子孫世守之 壬戌淮安侯華雲龍卒雲龍安豐人



年二十謁 上于臨濠命為帳前小校從攻金陵定中原取元都所至有功積官進爵淮安侯雲龍動違邦憲日事游燕召還南京卒故事生封侯者沒必贈公茲止侯禮以示薄罰仍命宋濂撰神道碑銘濂不用誌墓常法特取春秋褒貶之義歷述其過以為人臣之戒云 秋七月 議增園丘方丘從祀西番獻獻葡萄酒 上謂中書省臣曰昔元時造葡萄酒使者相繼於途勞民為甚豈宜效之且朕性不喜飲况中國自有秫米供釀何用以此勞民遂却之使無復進賜酋長文綺襲衣遣還 有御史自廣西還進平蠻六策 上覽畢諭之曰汝策甚善但立威之說則偏中國於蠻夷在制馭何如蠻夷非威不畏非惠不懷一於威則不能感其心一於惠則不能攝其暴惟威惠並行此馭蠻夷之道也 八月 詔優卹經難兵民 上躬祀歷代帝王於新廟自伏羲至元世祖凡十七帝服袞冕行禮奏樂具有儀注 御史谷祿與權言古之王天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

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故曰禘禘者大也王者之大祭也周祭太王為始祖推本后稷以為自出之帝今 皇上受命已七年矣而禘祭未舉宜命羣臣參者酌古今而行之以成一代之典事下禮部太常寺翰林院議以為虞夏商周世系明白其始祖所從出可得而推故禘禮可行漢唐以來世系無考莫能明其始祖所自出當時所謂禘祭不過禘祀禘主序昭穆而祭之乃古之大禘非禘也宋神宗嘗曰禘者所以禘祖之所自出莫知祖之所自出禘禮不可行也今國家既已追尊四廟而始祖之所自出者未有所考則于禘祭之禮似難舉行 上是其議 上御武樓宋濂侍問曰天下雖定朕猶垂意宿學之士卿知其人乎濂對曰會稽有鄭傳者雖奇跡釋氏誠一代奇才也 上頷之未幾復召濂曰鄭傳之文卿可持至手濂以其文進上覽之曰誠如卿言即召見俾日侍左右以備顧問傳精白一心凡可以獻替者咸無隱情擢為翰



林應奉陞起居注遷考功丞 九月 禮部大常司奏議祭祀  
拜禮 上命節為十二拜始迎神四拜至飲福受昨四拜又至  
送神四拜著為定儀 上遣宦者咸禮表十花帖木兒送崇禮  
侯買的里八刺比還厚賜之復遺其父愛猷識理達刺織金文  
綺辭行 上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曩欲即遣爾歸  
以爾年幼道里遼遠恐不能達今既長成朕不忍令爾久客於  
此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以全骨肉之愛又諭二宦者曰此  
爾君之嗣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視之因致書於愛猷識理  
達刺曰昔君在應昌所遺幼子南來朕待以殊禮已經五年念  
君流離沙漠後嗣未有故特遣咸禮表其歸庶不絕元之  
嗣君其審之 冬十月 十一月 孝慈錄成 皇太子臨大  
本堂召東宮贊讀及諸王府伴讀諭之曰爾等離父母去墳墓  
者二年于茲冬氣向深草木摧落寧不惻然動懷土之情乎吾  
已為爾請于上宜各旋歸歸即過至無父瀆也仍命左右給內

府錢以為道途費 詔分別應赦諸人 壬午太陰犯軒轅左

角上諭中書省臣曰大陰犯軒轅占云太臣黜免爾中書宜告

各省衛官知之凡公務有乖政體者宜速改以求自安 十二

月 御注道德經成 上對儒臣舉老子所謂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聾與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之類曰老子此語豈徒

托之空言於養生治國之道亦有助也但諸家之說各有異見

朕因註之以發其義 遣靖海侯吳禎往浙東收籍方氏台溫

明三郡故兵禎既至三郡無賴惡少挾私逞怨蔓引平民富室

為兵瀕海大擾寧海知縣王士弘曰吾寧獲死罪不可誣良民

為兵即上封事辭甚懇切 上即詔罷之三郡之民賴以復安

士弘潞州人擢南雄府通判卒于官三郡之民悲思之 詔鄧

愈湯和還京

卯八年春正月辛酉朔 各省郡縣入朝上以濟寧知府方克勤

有善政錫燕儀曹 遣官祭功臣於雞籠山廟增祀華雲龍李



思齊等八人 命中書省令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食無依者給以屋舍 詔天下郡縣間里皆立社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有司以時程督之 翰林侍講學士宋濂以上所行關於政要者編集成書名曰洪武聖政記 二月 以工部尚書李敏為江西行省參政 以外夷山川附祭于各省山川之次 御製資世通訓成上謂侍臣曰朕統一寰宇思以化民成俗復古之道著是書以示訓戒侍臣皆曰此臣民萬世之寶也書凡十四章其一君道章凡十有八事其次臣道章凡十有七事及其次日民用士用工用商用寺十一章皆申戒士庶之意詔刊行之 於丑享先農躬耕籍田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申明馬政諭之曰馬政國之所重近命設太僕寺俾畿甸之民養馬恐所司牧養失宜或擾害養馬之民皆當告戒之昔漢初一馬值百金天子不耻其均駟及武帝時衆庶街巷有馬阡陌成羣遂能北代強胡威服戎狄唐初纔得隋馬三千及張萬石

為太僕至七十餘萬此非官得其人馬政脩舉故耶爾其為朕申明馬政嚴督有司盡心芻牧務底蕃息有不如令者罪之

三月 詔造大明寶鈔時中書省及在外各行省皆置局鑄錢有司責民出銅民間皆毀銅器輸官鼓鑄甚勞奸民多盜鑄又商賈轉易錢重道遠不便 上以宋有交會法而元特亦嘗造交鈔及中統至元寶鈔易於流轉可以去鼓鑄之害遂詔中書省造之 命御史臺官選國子生分教北方 上諭之曰近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今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 命有司立張巡許遠廟于歸德州歲時致祭 洪武正韻成 上以舊韻起於江左

多失正音命學士樂韶鳳與諸廷臣以中原雅音校正之 以廣西按察僉事谷祿與樞為翰林脩撰 大將軍徐達等還自北平 夏四月 上幸中都次滁州遣官祭滁陽王廟 甲辰



皇太子攝祭皇地祇于方丘 上駐中都祭告天地甲寅欽天  
監言日上有青氣在趙分恒山之北北夷遼東之地勅遣使往  
北邊諭傅友德并定遼寺處都指揮司計戍練兵嚴飭守備  
丁巳誠意伯劉基卒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元至順癸酉舉進  
士除高安丞有鄧祥甫者通術數之學以其術授基治高安未  
幾辭去尋起爲江洲儒學提舉嘗與魯淵宇文公諒并游西湖  
適有異雲起西北光照湖中基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  
後當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城猶無事淵等大駭以爲  
狂及方國珍兄弟起兵海上元行省辟基爲浙東元帥府都事  
俾圖國珍基與叅政石抹宜孫守處州 上既取婺州聞基名  
遣使徵之基遂與章溢葉琛并詣金陵陳時務十八策上喜納  
之既而上決策取張士誠北收中原以定天下基密謀居多嘗  
言于上曰甌括間有隙地號淡洋元末頑民負販私鹽因挾方  
寇致亂民受其害宜設巡檢司以鎮其地上從之處之宿吏持

郡縣事匿不以聞基令長子璉奏之時胡惟庸以璉不先白中  
書怒之及遠至所奏吏因訴基始圖淡洋爲墓地民弗與故建  
設巡檢司實欲逐民以得地惟庸具言于上上以基舊勳弗問  
省部款下璉 獄上璉歸亦弗問基乃入朝引咎遂居于京師  
無何疾作惟庸以醫來視基飲其藥不愈上以基父病令給驛  
遣使送還鄉基至家一月卒年六十五初基與宋濂葉琛章溢  
同赴召舟泝桐江而西桐廬徐舫基友也戴山中野服立於江  
濱揖基而笑且以語侵之基等延入舟中各取冠服服之款載  
以同行舫覺之竟辭去基啣舫以隱自高數薦起之舫避居江  
臯莫知其踪跡竟獲終老於山林君子於基之卒蓋深有感於  
斯人也 五月 遣內使趙成往河州市馬初 上以西番產  
馬其所用泉貨與中國異自更錢幣馬至者少乃命成以羅綺  
綾帛并巴茶徃市之仍命河州守將善撫循以通互市馬稍集  
率厚直償之成又宣諭德意自是番酋感悅山後歸德寺州西



審諸部落皆以馬來售 陝西按察僉事虞以文言嘗巡按漢中見其民多居深山遷徙無常以避徭役其膏腴水田皆灌莽弥望莫肯下山開種蓋因用力勞而又畝徵其稅以是不欲下山今若減其租賦寬其徭役使居平野以漸開墾則田益闢而民有恒產矣 上善其言詔陝西行省遵行之 貶禮部員外郎吳伯宗子鳳陽伯宗與學士宋訥同脩日曆時丞相胡惟庸專橫伯宗性剛直不屈惟庸喻之故貶伯宗上疏論時政因指斥惟庸罪狀不宜獨任以政恐滋久爲國大蠹辭甚切直 上覽其奏即召還賜襲衣欵錠既而奉使安南獲馴象以歸獻之改國子助教 六月 命中書省臣諭安南高麗占城等國自今惟三年一來朝貢若其王立則世見 秋七月己未朔日食 禮部奏五祀之禮孟春祀司戶孟夏祀司竈季夏祀中霤孟秋祀司門孟冬祀司井制可 八月 京師大旱 上觀川流不息陋尹程秋水賦乃更爲之賦召翰林諸臣觀之令亦各撰

一篇宋濂率同列次第獻賦上皆親覽評品已而賜坐勅大官設酒饌內臣行觴上頽濂曰卿何不盡飲濂對不能飲恐愆於禮上曰卿姑試之濂飲畢上曰更宜一觴濂辭上曰一觴豈便醉人乎濂舉觴瑟縮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濂一吸至盡上大悅濂面頰行不成步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爲卿賦醉歌上賦成賜濂瀟瀟頓首謝上仍命羣臣各賦醉學士歌見一時君臣同樂也 故元將王保保卒先是保保自定西之敗走和林爰猷識理達剌復任以事後從徙金山之北至是卒于哈刺邨海之衙庭其妻毛氏自縊死蓋亦殷之頑民云 九月 上命湖廣行省叅政吳雲南諭之曰今四夷賓服獨雲南未奉正朔殺我使姬媼取之恐勞師費財卿能爲朕作陸賈乎雲對曰臣奉陛下威德曉以禍福彼必效順若真頑不從與師未晚遂遣雲行時元梁王使其臣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爲徐達所獲送京師上釋之命與雲偕行至雲南之沙糖口鐵知院等



謀曰吾屬奉使不達被執而還罪必不免於是共逼雲胡服辯  
髮詐為元使改易制書以紿梁王雲不從鐵知院寺知不可奪  
遂殺之雲常州宜興人仕元為翰林待制王師克元都以故官  
送赴京授弘文館校書郎歷湖廣叅政竟死是命 冬十月  
上命皇太子秦王晉王楚王靖江王出游中都以前武事詔太  
子贊善宋濂長史趙堦并從既行上閱輿地志得濠梁古蹟命  
內臣馳驛賜東宮令濂詢訪隨處言之皇太子至池河得上所  
賜示濂濂曰臨濠古跡唯塗荆二山最著皆在鍾離縣西八九  
十里間岡巒相屬淮水繞荆山之陰神禹鑿之水始流二山間  
民免脩阻之患昔人所謂觀河洛者思禹功此亦一大觀也十  
一月壬寅皇太子過中都乃往游馬命濂作記其諸古跡濂隨  
處進說甚有規益事畢遂還京師 濬涇陽縣洪渠堰涇陽屬  
西安府其堰歲久壅塞不通灌溉遂命長興侯耿炳文督工濬  
之涇陽高陵葺五縣之田大獲其利 十一月 上欲命宋濂

叅中書大政濂辭曰臣無他長唯文學是攻今待罪禁林恩莫  
大矣臣誠不願居要樞上愈厚之每日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  
治道 詔江陰侯吳良監鑄大鐘于鳳陽 十二月 上諭御  
史臺臣曰比設糧長令其收民租以總輸納無有司科擾之弊  
於民甚便自今糧長有雜犯死罪及徒流者止杖之免其輸作  
使仍掌稅糧御史臺臣言糧長有犯許納銅贖罪制可







市馬多用是物 五月 上御奉天門謂宋濂等曰自古有國  
家者必資賢才以共理秦之時張良陳平韓信皆隱屠釣漢興  
乃用以成帝業今山林巖穴豈無超拔之才何以能羅而致之  
濂對曰取士莫善於選舉用人莫善於器使命官莫善於久任  
陛下行此則人才皆效用矣 復命宋濂爲學士承旨知制誥  
如故 命中書省臣作親王宮室無得過飾省臣言親王宮飾  
朱紅室飾大青綠亦若不爲過度 上曰惟儉養德惟侈蕩心  
獨不見茅茨卑宮堯禹以興阿房西苑秦隋以亡諸子方及冠  
年去朕左右豈可使靡麗蕩心 六月 時宋濂爲翰林學士  
承旨有寧海方孝孺從游濂大奇之 詔改行中書省爲承宣  
布政使司 陞彭州知州胡子祺爲延平知府子祺初擢御史  
上書請都關中其畧曰天下形勢之地可都者四河東地勢高  
厚控制西北堯嘗都之然其地苦寒江淮士卒不便汴梁襟帶  
河淮宋嘗都之然其地平曠無險可守洛陽周公嘗卜之周漢

嘗遷之然嵩邱諸山非有殺函終南之固瀝澗伊洛非有涇渭  
灞澂之雄故唯關中據百二山河之勝可用以建都者莫此若  
也 上覽奏稱善尋陞廣西按察僉事子祺克舉憲典多平寃  
獄開元祐黨人碑尚在融州巖谷中出而碎之改知彭州值元  
末兵荒野多暴骨咸爲聚瘞州有沿江諸堰築自秦時歷代皆  
用鐵石修築春夏水溢旋復衝決子祺以竹木代之費省而利  
博民甚便焉至是陞延平府善政尤多踰年以疾卒于官 莒  
州日照知縣馬亮考滿入覲州上其考曰無課農興學之績而  
長於督運吏部以聞 上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風化之原不  
知務此而曰長於督運是棄本務末民必受患宜黜降之使有  
所懲 上諭侍臣曰昔大禹以五聲聽治爲銘於筍虞曰教我  
以道者擊鼓以義者擊鐘以事者擊鐸以憂者擊磬以獄者搥  
鞀禹聖人也虛已求言如此之切朕屢勅廷臣直言無諱至今  
少有啓沃朕心者侍臣對曰陛下事無缺失無可言者上曰朕



日總萬幾安能事事盡善所望左右盡忠補過如卿所言非朕所望也侍臣頓首謝 召岐寧衛經歷熊鼎還京師鼎行次中途西戎孕兒只班要劫死之鼎撫州臨川人陳友諒破江西強之仕不從王師駐南昌召為中書博士編集經史事類拜起居注凡郊祀禮樂官制法律及賜外夷言詔鼎皆與議歷陞山東按察副使既而為晉王傅以不能弭元四大王出沒謫改岐寧知西戎徂詐密疏論其雖降且叛之狀召還被害 上悼惜之立祠致祭 山西汾州平遠縣主簿成樂考績州上其考曰能恢辦商稅吏部以聞上曰地之所產有數官之所取有制若曰恢辦是額外剝削主簿之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恢辦為能州之考非是爾吏部其移文訊之 按易損下益上謂之損損上益下謂之益自非達於此者鮮不以損為益矣夫商逐末稅之猶恐其過矧四民之中唯農最苦可以重歛為哉 秋七月 遣官祭功臣于雞籠山廟以何文輝及凡有功者一百

六人各祔祭于功臣之次 以韓國公李善長長子李祺為駙馬都尉尚皇長女臨安公主 以監察御史郎敏為饒州知府敏之官有樂平縣民詣闕訴邑之大姓五十餘家謀逆者詔率兵捕之敏廉得告者素無賴以假貸諸大姓不獲故重誣之敏為奏辯詔誅無賴其被誣者釋之 八月 丙申躬祀歷代帝王 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劾奏李善長李祺父子孤恩失禮又失問候朝參請付法司正其罪 上姑宥之 九月 上遣吳英往北平諭徐達曰七月火星犯上將此月金星文犯之占有奸人刺客當謹備之可徧諭諸將一體嚴密雖左右將校勿令相近其故元闔官尤宜防範惟南去者可以使令 中書省言福建叅政魏鑑瞿荏笞姦吏至死 上賜璽書勞之曰朕觀自古天下之治亂在於君臣能馭不能馭耳若君能馭臣以禮臣能馭吏以法則治君不能馭臣臣無以馭吏則亂或云胥吏不人何預治亂是大不然吏詐則蠹政政蠹則民病朕嘗著令



凡吏卒違法繩之以死此令行之已久柰何貪官動為下人所  
持任其縱橫莫敢誰何以致民多受害今丞相奏福建兩參政  
置姦吏於極刑所謂惟仁人能惡人也斯民庶幾有賴矣故特  
往諭之爾尚慎終如始乃能其官 是月皇太子生子允熉

閏九月 以五星紊度日月相刑詔求直言 淮安海州學正

曾秉正上修德弭災疏 上嘉之召至京擢思文監丞 罷弘

文館 冬十月 上覽大明律謂胡惟庸汪廣洋等曰古者風

俗厚而禁網疎後世人心漓而刑法密是以聖王貴寬而不貴

急務簡而不務煩國家立法得中然後可以服人心而傳後世

昔蕭何作漢律九章張湯猶得以私意亂之况始未盡善其能

久而無弊乎今律條猶有議擬未當者卿等可詳議更定務合

中正仍具存革者以聞於是惟庸廣洋等復詳加考訂釐正者

凡十有三條 甲戌濟寧知府方克勤卒克勤字去矜台州寧

海侯城里人弱冠徧窮濂洛關閩遺書至正間嘗入場屋言國

家利害無所顧忌有司不敢取遂入山不出值我明歷仕濟寧

多善政曹縣知縣程貢以不職被笞誣奏克勤用苦倉蘆誓下

御史楊通廉審通乃貢之故人如其奏遂逮克勤至京師次子

孝孺願以身死而克勤卒年僅五十君子惜之 上以手詔諭

山東布政使吳印曰嘗聞殷高宗思治而賢人入夢得傳說於

版築殷藉以興周文王起碓溪之釣叟遂相武王而創八百年

之業古有是君亦有是臣自是之後如是者蓋鮮昨天厭元德

羣雄並起朕於是摧強撫順綱維海內以主黔黎已九年矣其

間尚有不迪于教而麗法者欲以刑治之則不可勝誅姑緩其

刑俾之輸作冀其向化期于無刑頃者天變於上朕心皇皇詔

告臣民許言朕過獨卿數露肝膽而陳國計朕以至意諭卿卿

若夙夜如此為國為民非特盡心於朕卿之令名亦不朽矣

十一月 上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宦官外戚權臣藩鎮夷狄  
之禍侍臣曰自古亡國多由於此而所以啓之者有漸女寵之



禍始于溺愛外戚之禍始于怙恩宦官之禍始于預政權臣之禍始於蒙蔽至於藩鎮跋扈則由於始息夷狄侵暴則由於不振漢唐以下覆轍可鑒矣 上曰本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猶是耳漢無外戚閹宦之禍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然制之有道若不惑於聲色何有文寵之禍不牽於私愛何有外戚之禍不假以政事何有宦寺之禍不為所蒙蔽何有權臣之禍兵賊不專何有藩鎮之禍武備不弛何有夷狄之禍凡此數事嘗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侍臣頓首曰願著之常典以示將來 詔宋濂致仕先是 上以濂艱於行步特詔皇太子選良馬以賜上覓作良馬歌命羣臣咸和以寵耀之及詔致仕加贈濂父文禮部尚書祖德政為太常少卿二代誥詞皆上所親製天

十二月 頒建言格式時刑部主事茹泰素上書論一事累萬餘言 上令中書郎中王敏誦而聽之虛文多

而實事少次夕又於宮中誦之再三審其切要可行者因事纒五百餘言因慨然曰朕所以求直言者欲其切于事情而有益於天下國家彼浮詞者徒亂聽耳遂令中書行其言之善者具為定式頒示中外使言者無事繁文 宋濂行既有期 上眷念左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日時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上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上管之而怒未解濂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為上耳烏可深罪乎已而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詔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之言不幾誤罪言者耶

上諭羣臣曰朕每事必詳審而後行既行而文有相妨者以一人之智慮豈能周天下之事情左右之人於此能竭誠盡意相與可否豈不事皆盡善何乃惟圖容悅默而不言自謂得計殊不知百世之下難逃清議如張禹孔光之徒成何人哉羣臣皆



頓首 勅送故元官蔡子英歸塞北子英河南永寧人元季舉  
進士為擴廓帖木兒所知薦於元累遷顯官王師征定西擴廓  
帖木兒軍敗子英單騎走關中入終南山有司以形求得之械  
送京師至江濱亡去至是陝西又捕得之械過洛陽遇湯和不  
為禮和怒焚其鬚懼之終不屈其妻適過洛陽聞子英至欲與  
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 上命釋之授以官英不受退而上  
書曰伏惟皇帝陛下乘時而起提三尺劍削平羣雄混一四海  
九夷八蠻莫不賓貢英金魚浦網假息南山曩見獲河南拘送  
京師垂及渡江復得脫亡七年之久動勞有司既違陛下又忤  
大臣揆之常情雖死罪不足以擬英而陛下以萬乘之尊全匹  
夫之節不降天誅反療其疾易以冠裳賜以酒饌授以名爵陛  
下之量包乎天地之外矣英感恩無極非不欲竭犬馬之力以  
報覆載之仁但以名義所在不敢改其初志自惟家本尋常遭  
值亂離操戈行伍智識粗淺過蒙主將知薦仕至七命躍馬食

肉十有五年愧無尺寸之功以報國士之遇及國家板蕩又復  
失節何面目見天下士所以寧死不敢有他志蓋臣之事君猶  
女之適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事君之道一食其祿終身無二  
昔馮道歷仕五朝司馬光曰不正之女中人羞以為室不正之  
士中君羞以為臣備哉言乎管子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  
不張國乃滅亡陛下金城湯池兵極其精器極其利府庫充實  
米粟紅腐國家之盛古未有也猶以為未足於是興學校明人  
倫褒死節獎忠義蓋謂治天下之本莫大於禮義廉耻也夫以  
今天下之廣人民之衆既不以英一人而加少又豈以英一人  
而加多授英以官何益於國舍英不用何損於事陛下創業垂  
統正當提挈大經大法以昭示聖子神孫功臣賢士不宜以無  
禮義廉耻之俘虜而廁於維新之朝賢士大夫之列也英自被  
獲以來日夜所思惟追咎昔之不死以為今日惟死可以塞責  
陛下迺待英以禮沐英以恩臣固不敢賣死以示名然亦不敢



全身以苟祿若察英之愚全英之志禁錮海南以終薤露之命則雖死於交瘴亦感恩極矣陛下之威加于海內而奔走四夷不患不行於匹夫之賤然英聞仁者不中道而改節義者不苟生以圖榮勇者不見幾而不作故王蠋閉門以自縊李芾關門以自屠彼非惡安逸而樂危亡顧義之所在雖湯鑊有所不避也耿馬之軀仰止古人死有餘恨冒瀆天顏伏俟鈇鉞不知所言 上覽奏而益重之命館於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之故子英曰思舊主耳語聞上知其志不可奪勅有司送之出塞按武王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此其為再見矣培養元氣以固國家靈長之命脉非與天地合德者其孰能與於此 丁十年春正月庚辰朔 宋濂以學士承旨致仕 上命舉可  
以自代者濂以蘇伯衡對先是伯衡嘗為翰林編脩以耳聾辭至是召至復固辭上亦憫其誠特賜文綺遣之工部奏差張致中上書言三事其一曰監察御史迺朝廷耳目之寄清要之司

宜精擇老成謬公明廉正者俾居其職庶知官民利病激濁揚清以佐治化其二曰京師迺天下都會之地邇者米價翔踊百物沸騰蓋由年穀不登素無儲積今後宜令各府州縣設常平倉以時斂散則物價自平其三曰北方土曠民稀開墾有限所在守令往往責里甲增報額數以為功蹟罔上損民甚無謂也宜令各處農民自實見墾畝數以定稅糧庶不有名無實民力不因矣 上覽而嘉之擢為宛平知縣 上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者宜早與銓注即令赴任聞久住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假貸於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常選官淹滯在京者輒經歲月資用既乏遂流為醫卜使賢者喪其所守實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為差皆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著為令 按國初盡體臣之道嚴賊吏之誅蓋並行而不悖者迨後淹於候選困於道塗厚揭債利取償於官犯者既多不可勝誅旋致廢法矣 乙巳處州季



汶卒汶字彥父處之龍泉人元季之亂江南諸郡多陷于盜獨處以士夫倡義兵堅守上渡江始以城降是時起兵之士麗麗水有葉琛青田有劉基龍泉有章溢與汶既而琛等歷顯官知名當世唯汶入見便殿遂以老乞歸不仕故其名不顯卒年六十宋濂特為銘之 二月 宋濂辭歸瀕行賜楮幣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又賜衣二襲 上諭曰朕最慎于賞嘉卿忠誠故以賜卿卿今年幾何濂曰六十有八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濂頓首謝上復屬曰大江漲不可行宜循內河至家仍命使護行濂感恩請歲一來朝 遣官享先農命應天府官率農民耆老陪祀 宋濂抵家上表謝 上謂首臣曰士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廢民之事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復役其家與民庶無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任官有田土者輸租外悉免役著為令 按國初待士免役豈不厚哉但後來士人有自處以薄者受人詭田而齊民率多重役遂

致勸士待賢之道不能有終矣 三月 丁未 上與羣臣論天與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傅藻典籍黃麟考功監丞郭傳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為對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孟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自起兵以來與善推步者仰觀天象二十有三年矣嘗于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為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由此觀之則是右旋此曆家亦嘗論之蔡氏謂為左旋此則儒家之說爾等不析而論之豈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夏四月 命鄧愈為征西將軍沐英為副將軍率師討吐蕃先是吐蕃所部川藏數殺使者輩歌鎖南等故命愈討之 五月 上謂侍臣曰賞罰者國之大權人君操賞罰之權以御天下一主於至公故有功者雖所憎必賞有罪者雖所愛必罰賞以當功上不為德罰以當罪下不敢怨不以小嫌而妨大政不以私意而害至公庶有以服天下之心 誅戶部主事趙乾勅中書



省臣曰：嚮荆、鄘等處水災，朕寢食不安，亟命趙乾往賑之。豈意乾不念民艱，坐視遷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今年五六月之交，方施賑濟，民饒死者多矣。夫民饒而上不卹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之意，視民死而不救，罪不勝誅。其斬之以戒不卹吾民者。監官供事內庭，言及政事。上即日斥遣還鄉，命終身不齒。遂諭羣臣曰：自古賢明之君，凡有所謀，必謀諸公卿大夫而斷之。於已未聞，近習嬖幸可得預者，况寺人朝夕左右，謠音笑貌，日接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便辟逢迎，其常態也。苟一為所惑，而不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與政事。及其久也，遂至於不可抑由是而階亂者多矣。朕嘗以是為監戒，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灑掃，不許于與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羣臣頓首稱善。六

秋七月

置通政使司掌出納諸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

遣監察御史巡按州縣入辭。

上諭之曰：近日山東王基

不務正論，乃用財利之術以惑朕聽。今汝等出巡，事有當言者，須以實論，列勿事虛文。凡為治以安民為本，民安則國安。汝等當詢民疾苦，庶察風俗，申明教化。處事之際，須據法守正，務得民情，惟專志以立功，勿要名以取譽。朕深居九重之中，所賴以宣布條章，申達民情者，皆在汝等。其慎之。八月，詔改建

圜丘于南郊，初，圜丘在鍾山之陽，方丘在鍾山之陰，上以分祭天地，人情有所未安，至是欲舉合祀之典，迺命即圜丘舊址為壇，而以屋覆之，名曰大祀殿。命改建社稷壇于午門之右，社稷共為一壇。九月，宋濂來朝，越十有四日，見于端門。上見

大喜，皇太子諸王皆喜。上遣儀曹備膳羞，諸物抵寓館，以賜自是日侍上游，恩禮備至。上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

垂拱無為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而諛佞小人又逢以主逸，臣勞之說，殊不知治天下者無逸。若以荒寧怠政為垂拱無為，帝舜何為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



食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則庶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常以勤勵自勉未旦臨朝夜卧不能安席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為憂惕或量度民事當速行者即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祇畏天命不得不爾朕言及此者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既惰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云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羣臣但能以此為勉朕無憂矣羣臣皆頓首受命勅諭浙江温州府訪求師儒 命胡惟庸為左丞相召汪廣洋為右丞相陳寧為左御史大夫丁玉為右御史大夫 冬十月 新建社稷壇成先是禮部尚書張善奏天地社稷宗廟崇敬之禮一也書稱成湯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固不祇肅後世列為中祀失所以崇祀之意至唐升為上祀國初仍列中祀臨祭之日或具通天冠絳紗袍或以皮并行禮制未有定今考用古制右社稷左宗廟有事社稷則奉 仁祖皇帝配其

上祀具服以祭 上是之至是行奉安禮上

冕服乘輅百官具祭服詣舊壇以遷主告 觀心亭成 上臨

幸焉時宋濂來朝乃召語之曰人心易放操存為難朕日酬庶

務罔敢自暇自逸况有事于天地宗廟社稷尤用祇惕是以作

此亭名曰觀心卿為朕記之傳示永久 改作大內宮殿成闕

門曰午門翼以樓觀中三門東西為左右掖門午門內曰奉天

門門之左右為東西角門內正殿曰奉天殿 上御之以受朝

賀殿之左右有門左曰中左門右曰中右門兩廡之門左曰文

樓右曰武樓奉天之後曰華蓋殿華蓋之後曰謹身殿殿後則

後宮之正門也奉天門外兩廡之間有門左曰左順門右曰右

順門左順門之東為東華門內有殿曰文華殿東宮視事之所

也右順門之西為西華門內有殿曰武英殿 上齋戒時所居

也制度皆如舊而稍加增益規模益闋壯矣 十一月 上以

大內宮殿新成制度不侈甚喜因謂侍臣曰人主嗜好所繫甚

重躬行節儉方能養性崇尚侈靡必至喪德朕嘗念昔居淮右



頻年饑饉艱於衣食今富有四海何求不遂何欲不得然檢制其心惟恐驕盈夙夜兢惕弗遑底寧故凡有興作必量度再三不獲已而後爲之宮壺之間皇后亦躬服浣濯皆非故爲矯飾實恐暴殄天物剝傷民財不敢不謹且節儉二字非徒治天下者當守治家者亦宜守之爾等歲祿有限而日用無窮費或過度何從辦集侵牟剝削皆原于此須體朕懷共崇節儉庶幾無悔 宋濂在朝七旬餘以歲暮辭還 上曰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其自愛濂謝不敢當復遣中貴人賜上尊道所經行皆爲指畫既行數日上謂其子宋璠曰朕疇昔之夜夢見爾父爾父雖去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也璠叩頭謝 丁亥冬至姑合祀天地于奉天殿祝文曰禮以義起貴乎情文兩盡曩者建國之初遵依周禮分祀天地于南北郊周旋九年於心未安誠以人者父母天地仰覆載生成之恩一也及其嚴奉禮祀則有南

之文也其合祀者禮之情也徒泥其文而情不安不可謂禮方改建大祀殿功未就緒今朝堂適成時當冬至謹合祀於殿庭自今以春首合祀于南郊永爲定禮謹奉皇考仁祖淳皇帝配惟上帝皇地祇鑒之 十二月乙巳朔日食 上諭李善長等曰人君聰明雖得於天性然物理必察識而後知人情必諳練而後熟若臨事不熟驟然斷決恐未盡善既行之後覺其非而欲改之妨事已多前者令皇太子躬聽朝臣啓事練習國政恐聽覽之際處置或有當自今政事啓于東宮者卿等二三大臣更爲參決可否 置神宮監天地壇祠祭署及皇城門各設內使令丞正副品級有差



而多難言謂事不無難然猶夫少未盡善因曰之矣實其非而  
曰入吾鄉即驅吾民天卦然神聖必察端而對朕入計必審  
卦上帝皇此無望之 十二日丁巳日食 上諭李善長等  
自今以春首合所午酌飲來為安暫奉皇太后臨幸皇帝酒  
文事大味類如未前今時堂商如神當冬至臨合所飲類類  
之文也其合所茶豐之計也其文而計不更不四階也

憲章錄卷第六

洪武十一年戊午  
至十二年巳未

十一年春正月甲戌朔 改封吳王為周王罷杭州護衛 進  
封中山侯湯和為信國公 二月 戊申祭大社大稷前二日  
詣奉先殿告 仁祖淳皇帝配祭日陳設大社在東大稷在西  
俱北向淳皇帝在東西向 勅中書省曰朕初以邊餉勞民商  
人納粟於邊以淮浙鹽償之蓋欲足軍食而省民力也今既數  
年軍餉不給皆因鹽價太重商人無利以致輸粟者少爾中書  
其議減鹽價俾輸粟于邊庶內地之民省輓輸之勞於是定擬  
凡輸粟于各邊者量地遠近價各有差 三月 河間府知府  
楊冀安等考績入朝上命吏部曰考績之法所以旌別賢否以  
示勸懲今各官來朝宜課其殿最第為三等稱職而無過者為  
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為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  
為下不預宴序立于門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



上謂吏部臣曰朝廷懸爵祿以待天下之士資格者爲常流設耳若有賢才豈拘常例今後庶官之有才能而居下位者當不次用之由是李煥文自西安府知府費震自寶鉞提舉俱擢爲戶部侍郎 命太子正字桂彥良爲晉王右傳 始製牙牌給文武朝臣 夏四月 以朱夢炎爲禮部尚書 戊午永嘉侯朱亮祖奏安東沐陽二縣之野暮夜多鬼民人皆驚御製勅文遣使諭祭之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國之有祀以爲民也庶民之祀止於祖宗非祖宗而祀謂之非禮神亦不享其嶽鎮海瀆山川之神載之祀典者莫不承上帝后土之命以司福善禍淫之權若福福倒置不愜民心且將獲戾于天矣今洪武十一年四月十四日永嘉侯遣人奏安東沐陽二縣之野夜有持炬者數百或成列或四散民人相驚逐之不見擊之若有應者朕不能盡信特致牲醴會鬼神而勅問之中原自有元失政生民塗炭死者不可勝計有覆宗絕祀者有生離父母妻子而死跡跡

命者爾持炬者豈無主孤竟而欲人之祀與父母妻子之求降而有遺恨與無罪遭殺而寃未伸與或有司怠於歲祀而有忿與四者必有一焉朕以四事問爾爾果何爲而然與朕自即位以來祀神未嘗缺禮然非當祀者亦不敢佞爾持炬者宜禍其宜禍者而福其應福者勿妄爲民害自貽天憲 是月重建皇陵碑 上以前所建碑恐代草者有文飾至是復親製文命江陰侯吳良督工刻之 元嗣君愛猷識理達剌殂于沙漠 五月 命東宮文學傅藻等編纂春秋本末 六月 遣使致祭故元幼主于沙漠 秋七月 八月 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徽州廣德安吉長興諸府州秋糧 九月 欽天監進明年大統曆曰 上御秦天殿頒曆于諸王百官 追封劉繼祖爲義惠侯誥曰朕昔微時游罹親喪艱於宅兆爾繼祖以已沃壤慨然惠朕朕得安厝皇考皇妣嗟茲大惠云何可忘而歲月易流厚德莫報慨念實深茲特賜爾爲義惠侯爾其有知服茲寵



命其妻婁氏追贈為義惠侯夫人遣官齋誥命仍以牲醴祭之  
賜中都國子學助教貝瓊致仕瓊字廷臣嘉興崇德人篤志  
好學博通經史年四十八始領元鄉薦張士誠據姑蘇累徵不  
就洪武三年薦脩元史六年擢國子助教九年遷中都國子助  
教至是致仕明年卒于家所著有清江文集 冬十月 駙馬  
都尉曹國公李貞卒 十一月 總兵官辰州衛指揮楊仲名  
討破五開叛蠻捷奏至京 時西番屢寇邊命西侯沐英為醜  
將軍率都督僉事藍王王弼將京衛及河南陝西山西馬步官  
軍征之 十二月 致仕宋濂來朝賜勅勞之  
祀十二年春正月己巳朔己卯合祀天地於南郊大祀殿自齋  
戒百官至將祭之夕天宇澄霽升壇星緯昭煥祥飈慶雲光彩  
燁耀 上心甚悅禮成勅中書省臣曰朕周旋祀事十有一年  
見其儀太繁乃以義起更其儀式合祀社稷既祀神乃歡今十  
二年春始合天地大祀而上下悅若有嚮答於朕心爾中書

翰林令儒臣記其事以彰上帝皇祇之昭格 二月 命曹國  
公李文忠往河州岷州臨洮鞏昌梅州等處整治城池督理軍  
務邊境事宜悉從節制 三月助教吳伯宗進講東宮首陳正  
心誠意之學皇太子嘉納尋改典籍 以萊州府知府董俊為  
兵部尚書明州府知府余文昇為工部尚書 上聽朝之暇延  
諸儒臣賜坐便殿講論治道時國子學官李思迪馬懿緘默不  
言 上惡之勅諭國子師生曰賢者以學為本推而行之有裨  
於國家無愧於所學俾善名立於兩間斯成其為賢也若懷詐  
自私上無助於君下無益於世朕何賴焉如李思迪馬懿者朕  
以其學官日召同游期在嘉言善行啓朕未明輔朕不足乃終  
日緘默旁有講說者因而問及不過就他人之辭以對未嘗獨  
出一言豈朕昏昧不足以聞耶抑朕之禮未至耶何訪之以道  
而不相告也及遣侍東宮欲其發明古帝王之道以匡弼輔贊  
而緘默如故無異事朕之時其懷詐甚矣昔孔孟懷聖賢之道



恨不得用世以拯生民故歷聘列國至老不倦今思迪等發身  
草野一旦與人君同游殿庭之上人君躬就問之而緘默如此  
學孔孟者果如是乎孔子入周廟見釜人三緘其口曰此古慎  
言人也蓋謂非法之言耳若理道之辭果宜禁乎且思迪等事  
朕如此其肯盡心訓國子生乎朕諭爾等自今爲師爲弟子者  
一以孔孟爲法以副朕責望之意慎毋如李思迪馬謖之爲也  
夏四月 乙丑遣使勅曹國公李文忠西平侯沐英等曰四月  
庚申日交暈在秦分主有戰鬪之事己未太白見東方至於甲  
子順行而西西征大利爾等宜順天時追擊番寇 五月 閏  
五月 六日勅遼東守將潘敬葉旺等曰奏至知高麗龍州鄭  
白等率男婦來降朕未審將軍識其計否高麗僻居海隅其俗  
尚詐其性多頑况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榜而歸異鄉  
者耶斯必示弱於我如墮其計則不過一二年間至者接踵其  
害豈小小哉符至之日開諭來者令還以破彼奸今中國方寧

正息兵養民之時爾與東夷接境慎勿妄生小隙使彼得以藉  
口若我正而彼邪彼果不滅則師有名矣其來降者切不可留  
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則邊患將由此而啓矣

編春秋本末成先是 上以春秋本諸魯史而列國之事錯見  
間出欲究其終始則艱於考索乃命東宮文學傅藻等纂錄分  
列國而類聚之附以左氏傳首周王之世以尊正統次魯公之  
年以仍舊文列國則先晉齊而後楚燕所以內中國而外夷狄  
也事之始終秩然有序賜名曰春秋本末 秋七月 遣官祭  
功臣於雞籠山廟以具禎等百九十三人祔 丁玉等討四川  
賊人彭普貴等平之初普貴等爲亂焚掠十四州縣四川都指  
揮司以兵討之不克至是玉盡殲其衆遣人奏捷 上賜勅勞

之 曹國公李文忠自陝西還命掌大都督府事 八月 上  
御華蓋殿與侍臣論治身之道上曰人之害莫大於欲欲非止  
於男女宮室飲食服御而已况求私便於己者皆欲也然惟禮



可以制之先王制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為君而廢禮縱欲則毒流于民為臣而廢禮縱欲則過延于家故循禮可以寡過肆欲必至滅身 九月 以右御史大夫丁玉為左御史大夫浙江布政安然為右御史大夫四川叅政秦中為右御史中丞重慶知府殷哲為中書省右叅政 冬十月 以儒士吳沉為翰林院待制 十一月 上觀漢武帝紀謂吳沉曰人君理財之道當視國如家一家之內其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為子計者父子而異貲其家必隳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惟損民以益君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 上與吳沉論持身保業之道上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已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則必至成大惡常人且然况人君乎沉對曰聖慮及此誠社稷未安之道 上御奉天門視朝畢顧謂吳沉曰人主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真切要事也沉對曰誠

聖諭但求之於古能行者亦鮮是以亂日常多治日常少 上曰使其真知賢者能與其國何有不妨真知諫者在於忠已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真是以於已難入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徠而賢者自至誠能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畢來沉對曰陛下此言誠國家興治之要 十二月 以東宮侍書張統為通政司左叅議翰林脩撰迨原霖為右叅議 致仕宋廡來朝上曰卿多積德以致高壽雖致仕而戀闕甚切不憚祁寒每歲斯時來朝特賜酒殺及日用之物卿其領之 右丞相汪廣洋貶海南死于道廣洋字朝宗高郵人少從余闕學將寓太平乙未歲 上渡江廣洋入見留為元帥府令史洪武三年歷遷中書

左丞時楊憲為右丞憲廣洋軋已嗾御史劉炳奏罷之憲

復令炳奏憲海南上覺之誅憲召廣庸之次至是御史中丞徐

洋進封忠勤伯尋拜右丞相居胡惟庸之次至是御史中丞徐

節言劉基乃胡惟庸毒死 上問廣洋廣洋對以無是事上以

廣洋欺給貶居海南舟次太平復遣使勅責之廣洋慚懼遂自



縊 詔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先是 上謂禮部曰爲國得寶  
不如薦賢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二年思得賢士以熙庶績然博  
學老成之士匿德藏光其於窮餓不肯輕出宜下有司悉心推  
訪禮送于朝朕將顯用之至是皆至京師時江西布政使沈立  
本遣人昭故元吏部侍郎伯顏子中子中飲鴆死子中西域人  
祖父仕江西因家焉通春秋五領鄉薦授東湖書院山長陞建  
昌路儒學教授尋爲江西行省都事陳友諒兵陷贛州子中招  
募壯士欲復城不克間道入福建行省子中出奇計收復建昌  
遂浮海獻捷元都授福建行省郎中累遷至吏部侍郎出使廣  
東比至未幾而廣已歸附子中墜馬求死不得折其一足於是  
子中變姓名浪跡於江湖間往來居進賢之址山先是其妻子  
已爲江西叅政楊憲送京師朋友有弔之者子中答曰吾身且  
不有奚暇顧妻子哉於是周游天下誓不復仕悲歌慷慨未嘗  
一日忘于元也嘗懷鴆自隨曰如有強我者便當以死答之郡

縣聞而義之不之強至是立本專使招之子中見使者慨然曰  
吾今死亦晚矣乃具牲酒祭其祖父師友作歌七章飲鴆而死  
詔徵寧國府訓導陳迪爲翰林編脩



惟庸寧國侯信寧刺與為韓林臨

吾今亦亦知矣凡具其醜惡其臣父相文亦知子章亦知而五  
總聞而善之不以言至是立本專史以文子中兵中

憲章錄卷第七

洪武十三年庚申  
至十五年壬戌

十三年春正月癸巳朔 御史中丞涂節告胡惟庸與陳寧等  
謀反及前藥殺劉基事命廷臣審錄 上親鞫之初自楊憲誅  
惟庸總中書政專生殺黜陟以恣威福內外諸司封事有病已  
者輒匿不聞四方奔競者趨其門諸武臣多附之徐達嘗言於  
上惟庸忌之達有闈者福壽惟庸陰誘為已用冀以圖達乃為  
福壽所發劉基亦嘗為上言惟庸不可用惟庸知之恨基及基  
病詔惟庸挾醫往視基飲藥逾月死事在八年正月惟庸兄女  
妻李善長從子佑相結擅權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見惟庸  
庸專政往來益密惟庸令掌管軍馬又與陳寧在省中閱天下  
軍馬籍令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寶及亡命魏文進等為心膂  
太僕寺丞李存義善長之弟惟庸之婿父也以親故往來惟庸  
家惟庸令存義陰說善長以邪謀事皆未發會惟庸子有馬馳



驟于市奔入輓輅中傷死惟庸殺輓輅者 上怒命償其死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上不許徐節廼上變告時尚書省吏亦以惟庸陰事告上命羣臣更訊惟庸辭窮不能隱遂論死 戊戌殺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寧羣臣奏惟庸等罪狀請誅之於是賜惟庸陳寧死又言徐節本為惟庸謀主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不誅何以戒人臣之奸究者廼并誅節餘黨皆連坐 羣臣又請誅李善長陸仲亨 上曰朕初起兵時李善長來謁軍門時朕年二十七善長四十一所言多合遂命贊畫功成爵以上公以女妻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為賊兵所掠持升麥藏草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長育成就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時腹心朕肱吾不忍罪之其勿問 詔免天下今年田租 胡惟庸等既誅詔罷中書省官陞六部尚書為正二品不隸中書省分大都督府為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 召山西布政司左叅政僕斯為吏部尚書河南按察使

鄭九成為禮部尚書前北平按察副使劉崧為禮部侍郎以應天府尹徐鐸為戶部尚書俱賜以誥 二月 詔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術數之士 遣應天府官祀歷代忠臣漢將蔣子文晉卞壺南唐劉仁贍宋曹彬元福壽凡五廟 太師韓國公李善長以年老養疾奏還原給儀仗戶二十家從之 三月 命戶部減蘇松嘉湖四府重租糧額 兩浙鹽運使呂本言煮海為鹽始於管仲晏嬰繼之西漢專利禁私鬻東漢弛禁聽入稅唐劉晏設轉運法而利益興宋仁宗朝給亭戶官而法愈密元承宋制歲給工本置轉運司各場置令丞管勾掌鹽出納所給工本有多寡煎鹽有難易國初委官稽考仍依舊額輸官以四百斤為一引官給工本米一石以米價低昂為準兼支錢鈔以資竈民然其間有丁產多而額鹽少者有丁產少而額鹽多者未經覈實今與各道分司即鹽場所屬地方驗其丁產多寡地利有無官田草場除額免科薪鹵得宜約量增



額分爲等則逐一詳定均平寔爲民便詔從之 是月燕王之國北平 以葛誠爲燕府長史 夏四月降翰林院待制吳沆爲編脩 賜翰林院編脩張美和應奉陳溥致仕各御製詩文賜之 五月 復以湖廣漢陽州爲漢陽府德安州爲德安府 隨縣爲隨州長寧縣爲歸州桂陽縣爲桂陽州 甲午雷震謹身殿大赦天下 賜御史臺左中丞安然歸鄉里命李善長理臺事 六月庚午朔詔受朝於正殿 遣使齎勅諭江陰侯吳良等昨者上天垂戒朕思治理恤民爲先其王府一切後作皆停罷時良等重建齊楚各王府故諭之 上謂戶部曰曩者奸臣聚斂稅及天下織悉之物朕甚耻焉自今如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爾戶部榜示天下使其周知 以蘇恭讓爲漢陽知府恭讓爲治簡而明嚴而不苛漢陽密邇省城凡徭役科徵倍於他郡故政繁而民困前守無取言者恭讓

上以安先是有趙廷蘭者知漢陽

陽縣愛民如恭讓朝廷嘗遣使下縣取陳氏散卒他縣率多以民丁應數規免已責廷蘭獨爲民辨明民得不擾漢陽之民言郡守則稱蘇恭讓言縣令則稱趙廷蘭云臣戒錄成時胡惟庸事覺 上迺命翰林儒臣纂錄歷代諸侯王宗戚宦官之屬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備其行事以類書之既成賜名臣戒錄頒布中外之臣俾知所警 秋七月 罷秘書監凡內府書籍悉翰林院典籍掌之 上以古人父母既沒生日當倍悲痛卽位以來常不受賀至是李善長等累請乃許之其在外諸司五品以上者自明年始聽其表賀 八月 九月 始置四輔官以王本杜祐龔數爲春官趙民望吳源爲夏官 詔戒守令曰朕君主華夷十有三年立綱陳紀所以安民曩因奸臣弄權恣行不法內外官貪賊蠹政以干邦憲邇來有司皆出編氓深知稼穡艱難民生疾苦是用授以職任相與圖治當竭誠報效無蹈前非其有舊任未代者若仍肆意妄行則國有常憲 冬



十月 宋濂之孫慎以黨罪被刑舉家當置重辟 上念濂特  
降赦安置茂州 勅諭浙江布政司自洪武五年至十二年終  
更置衙門已前中書堂都察院及六部凡有行下着令有司科  
派事理一一具陳奏聞故行隱蔽凌虐下民卽係黨惡 十一  
月以儒士宋訥爲國子學助教 十二月 遣使詔諭日本國  
王不得縱民侵擾

醉十四年春正月丁亥朔故元平章乃兒不花等寇邊命徐達  
爲征虜大將軍湯和傅友德爲左右副將軍率師討之 上諭  
禮部臣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是  
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此不足以爲勸懲朕觀漢高帝斬  
丁公封雍齒唐太宗黜權萬紀賞魏徵皆至當可以服人所謂  
賞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朕於賞罰未嘗敢輕  
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卿等宜明白執論寧使賞厚於罰但不  
使小人僥倖耳 近臣有言國家當理財以紓國用者

上曰天地生財以養民故爲君者當以養民爲務夫節浮費  
薄稅歛猶恐損人况可重爲徵歛乎近臣復言自天子至於庶  
人未有不儲財而能爲國家者上曰人君儲財與庶人不同庶  
人爲一家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爲天下主當散財於天下豈  
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之徒  
剝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  
然此可爲戒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何謂也言者愧  
悚自是無敢以財利言者 陞禮部侍郎李叔正爲本部尚書  
二月 以鄭湜爲福建布政司叅議湜金華浦江人鄭綺八  
世孫鄭氏素以孝義聞時胡惟庸既敗四方有仇怨相告訐者  
凡指爲胡黨率坐重獄及是誦鄭氏交通惟庸者湜兄弟六人  
吏捕之急諸兄爭欲行湜曰弟在其忍使諸兄罹刑辟獨詣  
吏請行仲兄濂先有事京師暨弟至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  
無與馬湜曰兄老吾往辨之萬一不直弟當服辜二人爭入獄



上聞之俱召至廷勞勉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爲  
非邪即宥之詔賜酒食擢爲參議賜冠帶襲衣 三月置東宮  
左右春坊司直郎各一員秩正六品 夏四月 命國子生蓋  
讀劉向說苑及律令 五月 甲辰宋濂卒於夔州濂字景濂  
婺州金華人濂在姪七月即生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瀚蒙求一  
日而盡自後日記二千言十五受業于聞人夢吉繼學于吳萊  
文名籍甚又游于柳貫黃潛之門遂播聞于海內 上定鼎金  
陵詔徵爲儒學提舉歷太子贊善學士承旨究性命之理而文  
章寔其餘事雖貴無異貧士至是以孫慎獲罪安置茂州行至  
夔州卒年七十二門人方孝孺爲文祭之曰公之量可以包天  
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  
知公之爲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  
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昆其所有者皆衆人之所難能而未嘗自  
爲足其所遇者皆衆人之所難處則泰然委命而不置乎戚

欣此公之所以跨越前古拔彙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  
長存者乎世烏足以知之徒傳誦其遺文執其詞者惑其意得  
其似者失其真彼好慕者且若此又何怪乎臧倉與叔孫宜乎  
公之曆斯世而不居其遠跡於峨岷蓋將爭重華於九疑唁屈  
子於江濱而不忍汙乎流俗之埃塵也然則公固以死生榮辱  
爲夢幻得失毀譽爲浮雲六合之內孰非其第宅薦紳之士皆  
若其曾玄尚何窮達之足云吾獨悲嘆而不止者上以憂乎斯  
道下以憫乎斯民俛受恩而未報懼來者之無聞公其舍此而  
安之豈其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吾猶彷彿見公騎風馭氣鞭  
日月而叱星辰遨遊乎崑崙之野出入乎無窮之門是蓋處乎  
世者止七十有二而不死者不知其幾千萬春其遇乎人者雖  
若艱危而可痛而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具陳而吾猶嗷嗷哭  
于山巔與水濱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育之厚恩嗚呼哀  
哉列泰華以爲箴注滄海以爲樽吾知公之不我顧而庶幾可



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負乎明訓行其所得以冀有益於  
黎元酌皇天與后土尚同鑒乎斯言 召山西右布政趙新為  
翰林院脩撰 五溪蠻作亂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興請行時  
德興年老 上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示其翼錄狀上壯而遣  
之賜以手書曰古之將臣忠於為國者盡智慮筋力之所能及  
禦災捍患終其身而後止若趙克國圖取西羗馬援請討交趾  
朕嘗歎羨謂古有其人而今不可得迺者五溪蠻叛阻遏王化  
貽禍良民朕方擇將命師爾德興奮然請行朕憫卿年老不忍  
煩卿卿迺固請爰命為大將往靖南服於戲忠勤不怠卿之志  
見夫禦侮安民尤在斯行功成師旋當有以報卿也 六月  
安南國王陳煇遣使奉表貢方物時思明府來言安南攻其永  
平等寨安南亦言思明府攻其脫峒諸處上以其詐命還其貢  
以書詰責陳煇言其作奸肆侮生隙措患欺誑中國復勅廣西  
自今安南入貢並勿納 秋七月 日本國王良懷遣

僧如瑤等貢方物 上却其貢仍命以書責之曰大明禮部尚  
書致意曰本國王王居滄溟之中不奉上帝之命不守已分但  
知環海為險限山為固肆侮鄰邦縱民為盜上帝將假手於人  
禍有日矣吾奉至尊之命移文與王王若不審其微并觀蠡測  
自以為大無乃措隙之源乎王之國始號曰倭後惡其名遂改  
曰本自漢魏晉宋梁隋唐宋之朝皆遣使奉表貢方物當時帝  
王或授以職或爵以王由歸慕意誠故復禮厚也若叛服不常  
措隙中國則必受禍如吳大帝晉慕容廆元世祖皆遣兵征伐  
俘獲男女以歸千數百年間往事可鑑也王其審之 八月  
上諭在廷文武諸臣曰雲南自昔為西南夷至漢置吏臣屬中  
國今元之遺孽把匝剌兀爾密等自恃險遠桀傲梗化遣使招  
輸輒為所害負罪隱隱在所必討群臣合辭以贊於是命諸將  
簡練軍士先給以布帛鈔錠為衣裝具 河南原武祥符中牟  
諸縣河決為患有司以為言 上曰此天災也今欲塞之恐徒



勞民力但令防護舊堤勿重困吾民 九月 上御奉天門命  
傅友德為征南將軍藍玉為左副將軍沐英為右副將軍統率  
將士往征雲南 命魏國公徐達鎮北平軍民悉聽節制 冬  
十月壬子朔日食 詔太平應天鎮江寧國廣德秋糧除官田  
減半徵收其民田盡行蠲免 命法司論囚擬律奏聞從翰林  
院給事中及春坊正字司直郎會議平允然後覆奏論決 給  
事中鄭相同言國初之制凡啓事東宮惟東宮官屬稱臣朝臣  
則否蓋尊無二上之意今一體稱臣於禮未安詔下羣臣議翰  
林院編脩吳沉等奏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聖體而承天位  
者也臣子尊敬之禮何得有異相同之言非是請凡啓事東宮  
者稱臣如故從之 衢慶溫三府山寇吳達三葉丁香等連結  
作亂命延安侯唐勝宗右軍都督僉事張德總兵討之 潮州  
揭陽民作亂南雄侯趙庸討平之擒賊千餘人并其家屬二千  
七十人至京 十一月 上召吏部兵部臣諭之曰三代學者

無所不習故文武兼備後世九流判士習分服逢掖者不閑武  
畧被甲冑者不通經術兼之者其性達材乎三代而下若諸葛  
孔明羊祜杜預李靖輩文武兼資難槩以一律夫木直者可以  
中繩曲者可以中規人有學問則亦何事不可為也今武臣子  
弟朕嘗命之講學其間豈無聰明賢達有志於學者若槩視為  
武人不用則失之矣卿等其審擇用之 十二月 傅友德等  
師至曲靖擊敗梁王將達里麻兵于白石江 遣內臣齎勅諭  
烏蒙烏撒諸酋長曰西南諸夷自古及今莫不朝貢中國朕受  
天命為天下主十有五年而烏蒙烏撒東川芒部建昌諸處酋  
長猶桀傲不朝朕已遣征南將軍穎川侯左副將軍永昌侯右  
副將軍西平侯率大軍往征猶恐諸酋長未諒朕意故復遣內  
臣往諭如悔罪向義來朝入貢摠爾誠款朕當罷兵以安黎庶  
爾其省之癸酉藍玉沐英師至雲南之板橋元右丞觀音保等  
出降明日駐師金馬山故梁王以金寶來獻父老焚香迎拜王



等入城戒戢軍士無犯吏民大悅 延安侯唐勝宗率兵討衛  
處溫山寇擒首賊吳達三業丁香及其黨三千三百餘人家屬  
一千五百餘人斬首二百八十級餘黨遂平

炆十五年春正月辛巳朔上命儒臣重制九奏侑食樂章其曲  
名一曰炎精開運二曰皇風三曰天眷皇明四曰天道傳五曰  
振皇綱六曰金陵七曰長楊八曰芳醴九曰駕六龍 元曲靖  
宣慰司行省樞密院廉訪司中慶徵江武定三路及嵩明等七  
州昆明等六縣元帥平章副使達魯花赤等官詣藍玉沐英降  
獻金銀銅印七十四金符七馬一萬二千五百六十四匹 始制  
諸司勘合 命翰林侍講火原潔等編類華夷譯語 置貴州  
都指揮使司命平涼侯費聚汝南侯梅思祖署都司事 遣使  
諭傅友德沐英曰比得報知雲南已克然區畫布置尚煩計慮  
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然其地去雲南尚遠今雲南既克必  
置都司於雲南以統率諸軍既有土有民又必置布政司及府

州縣以治之其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之地更宜約束其酋  
長留兵守禦禁其民毋挾兵刃至如藹翠輩不盡服之雖有雲  
南亦難守也其從征軍士有疾病疲弱者每衛毋限十人百人  
可先遣還詔諭烏蒙烏撒東川等處人民曰曩者元政不綱蒙  
傑縱橫朕提師旅與之並驅十有三年然後命將四征五年而  
天下定萬姓寧建號紀元又十五年美華夏蠻貊罔敢不服惟  
爾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諸夷抗命弗庭而雲南梁王允肆  
陸梁誘我逋逃擾我疆場用是命征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  
藍玉右副將軍沐英統三十萬衆問爾西南諸夷之罪今得捷  
報言雲南部落俱已降附故特遣使齎詔諭爾諸夷自今有不  
遵教化者即加兵討之爾等其洗心滌慮效順中國朕當一視  
同仁豈有間乎 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 二月 閏  
二月 遣使詣雲南賜各土酋冠帶給以誥勅使任本州知州  
等官 勅諭傅友德藍玉沐英曰近者指揮何福至京得報知



摧堅撫順之方運籌決勝之畧然雲南自漢以來服屬中國惟  
宋不然胡元則未有中國已下雲南近因彼侮朝廷命卿寺討  
平之今諸州已定惟大理未服尚生忿恨當即進討故命福馳  
回諭諸將軍夷雖頑獷詭詐多端阻山扼險是其長計若頓師  
宿旅非我之利要在出奇制勝乘機取進一舉而定再不勞兵  
可也所奏事宜悉從爾請 沐英進兵攻大理克之段世就擒  
乃分兵取鶴慶畧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由是車里平緬等處  
相率降諸夷悉平 三月 藍玉等遣兵攻三營萬戶砦拔之  
左春坊正字魏德壽舉文學汪叔瑜等詔有司各以楮幣聘  
之 征南將軍傅友德等遣人至京奏事先是 上諭友德等  
以雲南既平留江西浙江湖廣河南四都司兵守之控制要害  
考元時所常留兵數并計歲支稅糧徑役之法與凡事之便宜  
以聞至是友德奏自元世祖至今百有餘年屢經兵燹圖籍不  
存兵數無從稽考但當以今之要害量宜設衛以守其稅則元

司徒平達里麻等嘗言元末土田多為僧道及豪宦隱占今準  
元舊則於歲用有所不足已督布政覈實雲南臨安楚雄曲靖  
普安普定烏撒等衛及霑益盤江等千戶所見儲糧數一十八  
萬二千有奇以給軍食恐有不足宜以今年府州縣所徵并故  
官寺院入官田及土官供輸鹽商中納戍兵屯田之入以給之  
上可其奏 夏四月 廉州府巡檢王德亨上言家本階州  
界於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於朝  
上謂戶部臣曰盡力求利商賈之所為開邊啓釁帝王之深  
戒今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此途一開小人覘利  
勞民傷財為害甚大况控制邊境貴於安靜苟用兵爭利擾攘  
不休雖悔無及此人但知趨利不知釀害豈可聽也 詔天下  
通祀孔子賜學糧增師生廩膳 詔免浙江江西河南山東直  
隸府州縣稅糧 丙申更定春坊為左右春坊坊置大學士庶  
子諭德各一人中允贊善司直郎各二人置司經局設洗馬校



書正字各二人 吉安侯陸仲亨遣使馳奏烏撒諸蠻復叛  
上勅諭監玉沐英曰烏撒諸蠻伺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  
變朕觀雲南之地如曲靖普安烏撒建昌即今勢在必守東川  
芒部烏蒙未可守也且留大軍屯聚蕩除芒部烏撒等戮其莫  
長使之畏威方可分兵守禦彼蠻負固者尚言爾其慎之 以  
儒士吳頤為國子監祭酒 詔有司旌表遼東高希鳳家為五  
節婦之門裴皮鐵家為貞節之門 五月 上謂禮部尚書劉  
仲質曰國學新成朕將釋菜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  
臣也禮宜一奠再拜朕以為聖如孔子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  
太祖如孔子祠將拜左右曰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  
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加其不惑於左右之言今朕有天  
下敬禮百神先師之禮宜特加尊崇於是仲質與儒臣定議其  
儀將釋菜之前一日有司灑掃設御幄于大成門外至日且  
上至御幄禮官入奏請具皮弁服次請行禮導引官導上出御

幄就位百官各就位導引官導上詣盥洗位搢圭盥帨出圭詣  
酒罇所酌酒詣先師再拜百官皆再拜搢圭執事官跪進爵上  
獻爵授執事官獻于神位前出圭又再拜百官皆再拜四配十  
哲兩廡分獻如常儀從之 上幸國子監詣先師孔子行釋菜  
禮成退御講筵祭酒吳頤等以次講畢上謂之曰孔子生於周  
未承上古聖人道統之傳率天下後世之人皆欲行聖人之道  
惜乎魯國君臣無能用之者當時獨一公父文伯之母責其子  
之不能從則一國君臣可愧矣卿等為師表正當以孔子之道  
為教使諸生咸知所向則朝廷得人矣復命取尚書大禹臯  
陶謨洪範親為講說反覆開諭群臣聞者莫不悚悅遂賜宴竟  
日而還 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鐵元時嘗於  
此置鐵冶都提舉司總轄沙窩等八冶爐丁萬五千戶歲收鐵  
百餘萬斤請如舊置爐冶鐵 上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  
聞天下無遺利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利源通而有



益於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於民今各鐵冶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之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民是又欲驅萬五千家於鐵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 士卒饋運渡海有溺死者

上聞之命羣臣議屯田之法諭之曰昔遼左之地在元為富庶至朕即位之二年元臣來歸有勸復立遼陽行省者朕以其地早寒土曠人稀不欲建置勞民但立衛以兵戍之其糧餉歲輸海上每聞一夫航海家人懷訣別之意然事非獲已憂在朕心必至期復命士卒無虞心方釋然近聞有溺死者朕終夕不寐爾等其議屯田之法以圖長久之利 六月 勅諭諸司各存天理行事若是不公兇神不饒如何消受祿食 置大渡河守禦千戶所征南將軍傅友德調從征千戶吳中領兵千人守之復造舟以渡往來之人 秋七月 上謂翰林學士宋訥曰朕每觀尚書至敬授人時嘗歎敬天之事後世中主猶能知之敬民之事則鮮有知者蓋彼自謂崇高謂民皆事我者分所當

然故威嚴日重而恩禮寢薄所以然者只為視民輕也視民輕也視民輕則與已不相干而畔渙離散不難矣惟能知民與已相資則必無慢視之弊故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後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古之帝王視民何嘗敢輕故致天下長久者以此而已 旌表真定孝婦劉氏劉氏新樂縣人韓太初妻太初故元時為知印洪武七年例遷和州挈家以行劉氏事姑甯氏甚謹姑在道遇疾劉氏刺臂血和湯以進故疾愈比至和州太初卒劉氏種蔬以養姑又二姑患風疾不能起劉氏號呼呼神明割股和粥以進姑復甦越月而卒劉氏殯之舍側園中欲還合葬于舅墓凡五年不能歸事聞 上遣中使賜劉氏衣鈔官為送其姑喪歸葬旌其門復其徭役 起前國子助教開濟試刑部尚書楊汝賢試刑部侍郎賜冠帶衣一襲濟字來學洛陽人元季嘗為察罕帖木兒掌書記入國朝為河南府學訓導擢國子助教以病免十四年四輔官安然薦其有治才以毋



憂未終至是始徵八覲故超擢之傅友德沐英進兵擊烏撒大敗其衆斬首三萬餘級獲馬牛羊以萬計餘衆悉遁復遣兵捕擊之 八月 詔禮部設科舉取士令天下學校三年一試著為定例 有廣東儒士上治平策者 上覽之顧謂侍臣曰此人不識道理豈有涉數千言論治而不及用賢天下之大欲朕一人自理之乎雖有至聖之君猶以用人為重曷嘗謂人無足用也蓋獨智自用則所見者狹資賢而任則所及者廣學士宋訥對曰誠如聖諭但賢才之在天下在上豈能周知必賴羣臣薦舉然得賢與否係夫舉之者何如耳上曰小人所舉未必為君子君子所舉未必為小人故觀其舉者即可知其人賢否矣 遣使勅勞征南將軍傅友德等曰卿等提兵深入振揚國威擒首帥於曲靖之西敗烏蠻於河渡之比席卷長驅掃金馬碧雞而撫金沙至於金齒不戰而服檄定百蠻威加八譯將軍之勞至矣歆勞以罇酒遠不能及特以朕心勞之尚最之哉 丙

戊皇后馬氏崩后世家于宿州閔子鄉新豐里父馬公性剛直愛人喜施后生元至順壬申七月十八日母鄭早卒后幼父素與定遠人郭子興交厚父卒子興育后同已女后自少貞靖端一孝敬慈惠聰明出人意表尤好詩書既笄嬪于 上誠敬感孚內外咸譽之及上即位冊立皇后正位中宮母儀天下益勵儉勤無時豫怠至是崩年五十一上慟哭終身不復立后謚為孝慈皇后 以秀才曾泰為戶部尚書泰江夏人有學行故不次用之 九月 吏部以經明行脩之士鄭韜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 上諭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側席賢士與圖至治然自古知人堯舜所難豈所知者皆賢所未知者無賢哉故勅天下徵聘遺逸卿等固皆賢人君子山林之下又豈無如卿者其悉舉以為朕用於是濟寧單縣儒士張寧以董倫等薦復遣使徵之仍賜韜等鈔人一錠 特置天下提刑按察司凡官吏賢否軍民利病皆得廉問糾舉 晉府長史致仕桂彥良上太平治



要凡十二條一曰法天道二曰廣地利三曰順人心四曰養聖  
德五曰培國脉六曰開經筵七曰精選舉八曰審刑罰九曰啟  
教化十曰馭戎狄十一曰蒐材俊十二曰廣咨訪 上曰彥良  
所陳通達事體有裨於正道世謂儒者泥古而不通若彥良可  
謂通儒矣 上勅征南將軍傅友德等曰九月乙丑夜熒惑犯  
南斗蓋上天垂象以示鑒戒自昔蠻夷叛服不常卿等率師久  
勞于外恐衆心懈弛爲寇所乘宜嚴加戒飭以備不虞且蠻夷  
好置毒水將士飲食極宜謹慎以副朕懷 北平都司言邊衛  
之設所以限隔內外宜謹烽火遠斥堠控守要害然後可以警  
服胡虜撫輯邊氓按所轄關隘曰一片石曰黃土嶺曰董家口  
曰箭箛嶺諸如此類凡二百處宜以各衛校卒戍守其地詔從  
之 雲南諸夷復叛沐英等討平之 冬十月丙子朔朝罷召  
侍從儒臣訪論古道上嘉東閣大學士吳沉德業文學之美命  
善工繪其像賜之以示褒寵 刑部尚書開濟奏曰欽惟聖明

治在復古凡事務從簡要今內外諸司議刑奏劄動輒千萬言  
泛濫無紀失其本情況一日萬幾似此繁瑣何以能究此皆胥  
吏不諳大體苟非禁革習以成弊 上曰虛詞失實浮文亂真  
朕甚厭之自今有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之於是命刑科會諸  
司官吏議成式榜示中外 貶助教吳伯宗爲陝西金縣教諭  
初遷伯宗爲太常丞辭至是進司業文辭故貶行至淮召還擢  
爲檢討 十一月 倣宋制置殿閣大學士 以禮部尚書劉  
仲質爲華蓋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爲文淵閣大學士檢討  
吳伯宗爲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沉爲東閣大學士 徵耆儒  
鮑恂等四人至京師先是禮部主事劉庸舉鮑恂余註張長年  
皆明經老儒達於治體可備顧問遣使召至 上見之甚喜賜  
坐顧問命爲文華殿大學士恂等以老疾固辭上諭之曰以卿  
等年高故授此職輔導東宮免卿早朝日宴而入從容侍對不  
久當聽卿等致仕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卿何辭焉恂等復固







